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四卷
命运的关键

THE SECOND WORLD WAR
温斯顿·丘吉尔 Winston S. Churchill



南方出版社

THE SECOND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四卷 命运的关键

[英] 温斯顿·丘吉尔 著

冯 刚等 译

许逸凡等 校译

南方出版社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ume IV The Hinge of Fate

Cassell & Co., Ltd London

First published 1951

Fourth edition 1968

本书的铭言

战争时：坚决刚毅
失败时：顽强不屈
胜利时：宽容敦厚
平时：友好亲善

致 谢

我应再次向协助我完成前几卷的各位友好致谢；他们是：陆军中将亨利·波纳尔爵士、艾伦海军准将、迪金上校、爱德华·马什爵士、丹尼斯·凯利先生和伍德先生。对于审阅过原稿并提出意见的许多其他人士，我也表示谢意。

伊斯梅勋爵以及我的其他朋友曾继续给予我帮助。

承蒙英王陛下政府准予复制某些官方文件的本文，此类文件的王家版权法定属于英王陛下政府文书局局长所有，特此致谢。遵照英王陛下政府的要求，为了保密起见，本卷中所刊载的某些电文，曾由我根据原意加以改写。这些更动，并未改变其原有的意义或实质。

美国海军预备队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上校所著关于海军战斗的一些书籍，清楚地表现了美国舰队的战斗行动；在此，我要对他表示谢意。

罗斯福财物保管理事会允许在本卷中引用总统的一些电文，还有其他友好同意发表其私人信件，均一并致谢。

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序 言

在《风云紧急》、《最光辉的时刻》和《伟大的同盟》各卷中，我已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对下列事件予以描述：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件，纳粹德国对欧洲的征服，以及英国孤军进行不屈不挠的抵抗，直至德国进攻俄国和日本的猛攻使苏联和美国成为我们的盟国时为止。

岁暮年初，我和罗斯福总统在我们的海陆军顾问的支持之下，于华盛顿宣布了伟大的同盟，并且规定了未来进行战争的主要战略。我们现在又必须面临日本的猛攻了。

这就是我在1942年1月17日在普利茅斯降落时的情况；本卷的故事也就从这儿开始。

再一次说明一下，书中的内容是按照因兼任国防大臣而在军事上负有特殊责任的英国首相的看法来写的。我又依据我一系列的指令、电报和备忘录，而这些材料对于当时起草的时刻具有重大意义和关系，此刻我也写不出更好的词句了。这些原始文件是在事情临头时由我口授的。当时写的文章既出于我自己的手，但愿对我作出论断时即以此为据。全部谜底已揭晓出来了，放一阵马后炮，那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我必须把这件事留给历史学家们，他们在适当的时期，一定能够把考虑成熟的判断宣布出来。

我把这一卷称之为《命运的关键》，因为，我们从此摆脱了源源而来的灾难，转到接连不断的胜利。在最初的六个月里，诸事不吉；在最后六个月中，就凡事顺利了。而且，这一可喜的转变继续到斗争的结束。

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于肯特郡，韦斯特汉，

恰特韦尔庄园

1951年1月1日

目 录

上部 日本的猛攻

第一章 大洋洲方面的忧虑	1452
第二章 沙漠上的挫折	1462
第三章 马来亚的惩罚	1471
第四章 信任投票	1486
第五章 内阁的变动	1495
第六章 新加坡的沦陷	1506
第七章 潜艇的乐园	1515
第八章 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失守	1530
第九章 进犯缅甸	1541
第十章 锡兰和孟加拉湾	1554
第十一章 缺少船舶的致命难题	1564
第十二章 印度：克里普斯调查团	1574
第十三章 马达加斯加	1585
第十四章 美国海战胜利	1596
第十五章 北极护航运输船队	1608
第十六章 空中攻势	1621
第十七章 马耳他岛与沙漠	1629
第十八章 “立即开辟第二战场！”	1644
第十九章 莫洛托夫访问	1652
第二十章 战略的自然选择	1664
第二十一章 隆美尔的进攻	1671
第二十二章 第二次访问华盛顿	1682
第二十三章 不信任投票	1691

下部 挽回非洲局势

第二十四章 第八集团军陷入绝境	1704
第二十五章 “火炬”作战计划的决定	1719
第二十六章 我的开罗之行，改组司令部	1732

第二十七章 莫斯科 第一次会议	1744
第二十八章 莫斯科 建立了联系	1752
第二十九章 回到开罗	1762
第三十章 “火炬”作战计划的最后形成	1773
第三十一章 不安和紧张	1788
第三十二章 苏联的“谢谢你”	1796
第三十三章 阿拉曼战役	1811
第三十四章 火炬点燃起来了	1823
第三十五章 达尔朗插曲	1837
第三十六章 胜利带来的种种问题	1848
第三十七章 我们需要会晤	1857
第三十八章 卡萨布兰卡会议	1866
第三十九章 阿达纳与的黎波里	1879
第四十章 回国后的困境	1892
第四十一章 俄国与西方盟国	1907
第四十二章 突尼斯的胜利	1920
第四十三章 第三次访问华盛顿	1934
第四十四章 战争与和平的各种问题	1945
第四十五章 向意大利进军	1951
附录	1962
(1) 略语表	1962
(2) 密码代号表	1962
(3) 首相以个人名义发出的备忘录与电报	1963
(4) 新加坡的防务	2022
(5) 1942年英国、盟国以及中立国的船舶由于敌人行动而损失的每月数字	2024
(6) 关于战后情况的保证	2024
(7) 1942年各部大臣任命名单	2025
(8) 1942—1943年英美部队高级军官任命名单	2029



本卷的主题

伟大同盟的力量是怎样壮大起来的。

大日本皇國

上 部

日本的猛攻

策

第一章

大洋洲方面的忧虑

战争的新形势——最后胜利的保证——英美在太平洋的孤立无援——日本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能发生的冲突——我同柯廷先生的来往电讯 他对罗斯福总统的呼吁——鲍登先生关于新加坡危急情况的报告——柯廷先生发表在《墨尔本先驱报》上的文章——我负起分配我国物资的全责——1月3日我给柯廷先生的答复——1月14日的答复——第一护航队安抵新加坡——1月17日对新西兰的解释——柯廷先生1月18日来电和我的复电——总的观察——澳大利亚情况——太平洋战争委员会在伦敦和华盛顿开始执行任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新的一年——1942年——以完全不同的形势展现在英国的面前了，我们不再孤立无援；在我们的身旁站着两个强大的盟国。尽管是出于不同的原因，俄国和美国都已同英帝国紧密合作，坚定不移地战斗到底。这种联合已使最后胜利确定无疑，除非它在某种压力下分崩离析，除非德国人手里出现了崭新的武器。事实上交战国双方都在似饥若渴地摸索着，企图握一种新的作战武器。正如后来事实所表明的，原子弹的秘密注定要落到我们已经占了上风的盟国的掌握中来。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场可怕的血腥的战斗。我们无法预料这场血战的发展进程，但对于结局却是完全有把握的。

这时，“伟大的同盟”不得不面对日本所发动的进攻。这次进攻是经过长期准备的；英美两国的前线——如果可以称之为英美前线的话——成了残酷而猛烈的攻击对象。任何时候都无法设想日本能战胜美国；但是在菲律宾群岛和其他岛屿，在太平洋，美国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英国和不幸的荷兰则在东南亚蒙受损失。当时俄国正在和德国主力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日本所发动的进攻给俄国带来的损失，只不过是本来英美用于援助它的力量和物资现在则转用在其他地方而已。英美两国还得遭受长期的惨败。这些惨败虽不足以影响最后的结局，但对两国人民来说，却是难以忍受的。英国由于力量被钳制在他处，因而简直没有招架的余地，至于美国，虽然资源无穷，但还仅仅在开始组织的阶段，因而也有穷于应付之感。对我们英伦三岛的人们来说，一切事情似乎都每况愈下，但是仔细想想，我们便知道，战争是赢定了的。

*

*

*

尽管有新的负担落在我们肩上，但英国本土却没有增加新的危险。恰恰相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突然之间倒感到自己成了战争的最前线。他们发现自身可能成为直接被侵犯的对象。战争不再意味着远涉重洋，运送人力物力去支援危难中的祖国。这个新的敌人可以直捣澳洲本土。澳洲大陆的漫长的海岸线是无法防御的。而他们所有的大城市又都在沿海一带。他们仅有的训练有素的4个义勇师、新西兰师以及他们的最优秀的军官，都远在大洋彼岸。太平洋

的海军控制权，转瞬之间就落到日本手中了，而且不知要落多久。澳大利亚的空军简直等于不存在。惶恐不安的气氛席卷了澳大利亚，他们的内阁只一心一意考虑自身的事务；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又怎能引以为奇呢？

值此危急之秋，值此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员及其专业顾问们也似乎感到澳大利亚联邦已濒临毁灭之际，他们还不和衷共济，共赴时艰，这一事实将永远被看作是值得惊异的。然而他们的党力量不强且态度僵硬，以致地方主义的政治牢不可破地主宰着一切。工党政府以两席的多数垄断了全部行政权，甚至连保卫本土的征兵措施都遭到了禁止。这些派性的决策是不符合澳大利亚的民族精神的，而且使得我们的任务更加艰巨了。我们的任务是既要尽可能为他们的安全提供保障，又要在全球战略上保持真正的平衡。

这卷书的黯淡无光的记载，必须从我和澳大利亚总理柯廷先生的通信开始。我们就调遣驻防在托卜鲁克的澳洲军队所进行的商谈是不愉快的。后来战局好转，他到英国来，我们大家对他都有了很深刻的认识，这位杰出不凡的澳洲人士受到了普遍的尊敬和爱戴。我个人和他也建立了友谊。不幸他中道溘逝，死非其时；我们的友谊也从此中断了。不过，在这个时候，各方面的压力非常大，我过分注意我们在看法上无法取得一致的许多严重的分歧。我对于在拍给他的电报中所流露出的任何急躁情绪，是深表遗憾的。

当我在华盛顿的时候，柯廷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伊瓦特博士，通过他们驻华盛顿的代表凯西先生给我发来一系列函电。柯廷先生也向罗斯福总统发出下列电报：

1941年12月26日

1. 值此严重关头，我愿乘二位为推进我们的共同事业进行会商之时，一陈己见。
2. 我已就俄国问题致电丘吉尔先生。我认为这一问题，与对日作战有重大关系，深望二位会在会商期间予以考虑。
3. 兹就一项更迫切事件略申我见。
4. 根据一切报告，事态非常明显，日本人已控制了北马来亚的天空和海洋。驻防该地的少数英国军队只有一个澳洲师，因而我们已派遣一个空军中队前往马来亚，两个空军中队前往荷属东印度。陆军必须有空军的支持，否则势将重蹈希腊和克里特岛的覆辙，而新加坡亦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5. 新加坡的沦陷将意味着菲律宾群岛的孤立，荷属东印度的沦陷，以及企图围困一切其他基地。这也必然会在这一区域内切断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交通。
6. 这种挫折对于美国和我们利益都将导致同样严重的后果。
7. 联合王国决定派往马来亚的增援，在我们看来，完全不敷所需，特别是在飞机方面，而在用于作战的飞机方面尤甚……小量的增援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事实上，在马来亚抵抗日军的力量将直接取决于联合王国和美国政府所提供的抵抗力量。
8. 我们的战士曾经奋勇作战，将来仍将奋勇作战；但是他们必须获得充分的支援。在中东我们有3师兵力。我们的空军正在英国和中东作战，也正在加拿大受训练。我们已运送大量物资到英国、中东和印度去。我们这里的资源的确是极其有限的。
9. 你们完全有能力应付这个局势。如果美国政府有意，我们在太平洋区域乐于接受一位美国海军司令官的统辖。总统曾说过，澳大利亚将是一个日益重要的基地，但是要使它作为一个基地，则必须增援新加坡。
10. 尽管我们困难重重，我们正进一步向马来亚增援。
11. 如果这件事被看作是极端迫切的问题，我将深以为幸。

伊瓦特博士从英联邦驻新加坡专员鲍登先生那里得到的报告已转交给我。消息是严重的，并且已经加以证实。

1941年12月26日

今天看到的报告，指出空军形势日益恶化。昨天英国损失了8架战斗机，日本只损失了三四架。

吉隆坡和瑞天咸港现在是我方供空军侦察用的前方降落场，但是面对着日本飞机的优势，连进行空军侦察也很困难。我们的战斗机大部分已向新加坡撤退，以保卫岛屿和基地。然而，空军指挥官表示，载有紧急需要的援军、人员和物资的海军护航队即将到来，为了派战斗机有效地加以护卫，他只好听任新加坡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

报告又说：

我必须强调指出，马来亚保卫战形势的恶化，使整个防御体系有崩溃之势。装箱的新式战斗机如期运到，但装配需数星期，且有被炸毁的危险，不能挽救局面。盼望已久的增援部队将全部用来同前线疲劳的军队换防，但改变不了多少局面。英国现在的防御政策是要把保卫马来亚的战斗机和高射炮的大部分力量集中在新加坡岛，以保护海军基地，只能让担任保卫马来亚的包括皇家澳大利亚部队在内的先锋部队孤立无援了。

目前对于增援马来亚防务的措施，从实际上看来，不过是摆摆样子。我以为，挽救新加坡的办法是立刻从中东用飞机调遣强有力的援军，大批最新式的战斗机，并配有受过充分作战训练的人员。增援部队不应该是多少旅，而应该是多少师，必须火速到达，以便调遣。凡是没有威力的，非现代化的，不立刻可用的，都无济于事。按照现在的情势，在我看来，新加坡的沦陷不过是几周之内的事情。如要营救新加坡和在马来亚的皇家澳大利亚部队，必须立刻采取彻底而有效的行动。

事实十分明显，如果不是立即空援，新加坡势必陷落，我怀疑，一位澳大利亚部长前来访问在目前会产生什么效果。几小时内，不要等到几天之内，就必须作出决定，采取行动。

伊瓦特博士补充说，据他的判断，鲍登的这番概括正确地把情势摆出来了。“若不按照他的建议去做，后果不堪设想”。

* * *

12月27日柯廷先生在《墨尔本先驱报》上发表了一篇亲笔签名的文章，被我们的敌人拿来向全世界大肆宣传。他在文章里说：

我们拒绝接受这样的论调，说什么太平洋的战斗必须作为总冲突的一个附属部分来看待。这并不是说，其他任何战区不如太平洋战区那样重要，而是说澳大利亚要求一项能发挥各民主国家的最大力量而坚决击退日本的联合计划。

澳大利亚政府因此认为，太平洋的战斗首先是这样一场战斗，就是美国 and 澳大利亚对于民主国家作战计划的方针必须有最充分的发言权。

我要毫无顾虑地说清楚，澳大利亚指着美国，并不因我们同联合王国有传统的关系而有什么内疚。

我们知道联合王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我们知道入侵的威胁是经常存在的。我们知

道力量分散的危险。但是我们也知道，澳大利亚会崩溃，而不列颠能依然维持下去。

为此，我们抱定决心，不让澳大利亚崩溃，我们要竭尽全力来制订一个以美国为主要支柱的计划，这个计划将给我国以能够坚持到战局不利于敌人的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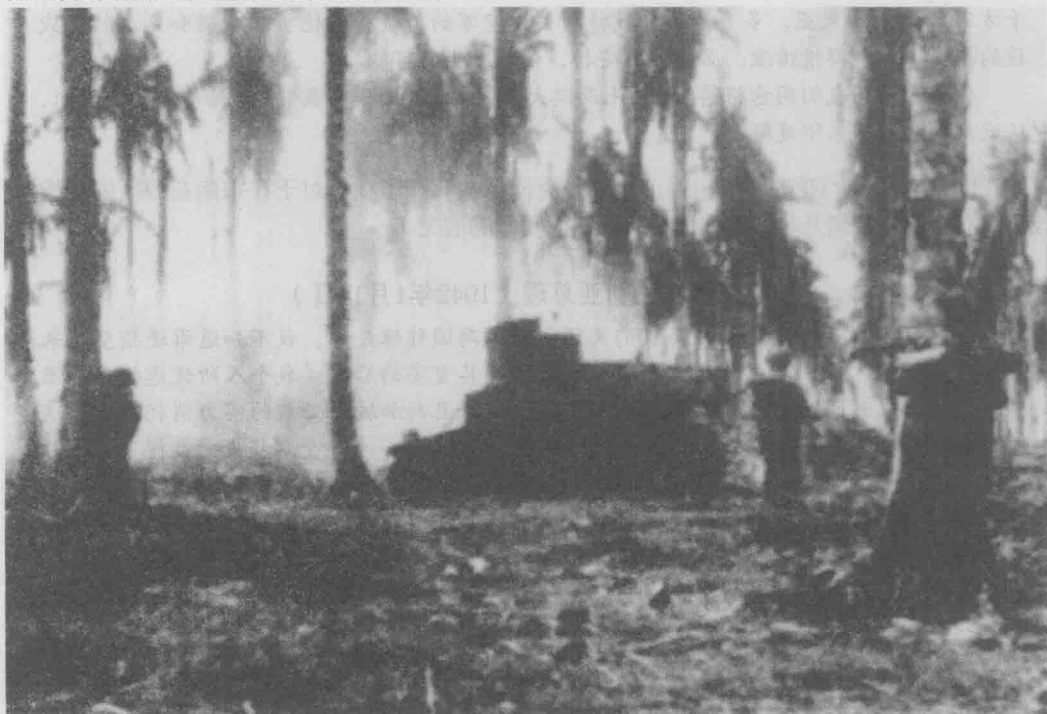
总而言之，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将是争取俄国的援助，并与起主要作用的美国一道，连同英国、中国和荷兰的武装力量，订出一个太平洋的战略计划来。

这种论调在美国上层人士当中，在加拿大，都产生了极端恶劣的印象。我敢断定，这些焦急不安的流露，即使是可以理解的，也并不代表澳大利亚人的心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澳大利亚总理、澳大利亚联邦统一党领袖W.M.休斯先生（有名的比利·休斯）立刻就说：“如果澳大利亚认为英国的支援不如其他伟大的盟国那么重要，这就等于自杀，这就是一项既靠不住而又危险的政策。”澳大利亚掀起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我从华盛顿打电报给艾德礼先生说：“我希望对这件事不要再兴风作浪，与此同时，我们要尽人力之所及，去支援他们……”我心中痛苦地权衡着要不要直接向澳大利亚人民作一次广播演说。同时，我完全接受落在我身上的责任。“我希望你设法搁下一切问题，等我回来，以便我自己去应付任何反对意见……如果马来半岛已因利比亚和俄国的关系孤立无援，首先应由我负责，但我还要照样做下去。议会里倘有质问，希能说明我特别要求在回国后亲自答复，幸甚幸甚。”

关于军事形势，我立即向柯廷先生作了答复：

首相致柯廷先生（1942年1月3日）

韦维尔将军的指挥地区限于现在正在进行军事行动的战斗地带。因此并不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澳之间的交通线，或者实际上任何其他的海洋交通线。这当然不是说，澳大利亚军在新几内亚丛林死死咬住日军不放。



在我们的资源所及的范围内，对重要地区和交通线竟不加以保护。我们看来，美国海军应当负责保护这些交通线，包括同澳大利亚或新西兰海岸临近的各岛屿在内。这就是我们正在全力要求的。海军上将金刚刚受权统率全部美国海军，他还没有接受我们的意见。显然，我如果不能说服美国人负起这部分责任，我们只好竭尽全力，勉为其难；但我依然希望我们的意见会被接受下来，果能如此，我们或你们在那地区的所有船舰，在那里作战时当然要听美国指挥。从来谁也没有想把盟军的主力集中在新划出来的西南太平洋战区，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得来这个消息的……

我在这里日夜工作，要尽可能为你们的利益和你们的安全，作出最妥善的安排。同时，又要考虑到其他战区和其他危险；我们的资源有限，而危险非应付不可。就在不久以前，你还坚决要求中东的澳大利亚部队能得到最高级的配备。在那里前景虽好，战事却尚未结束。在当初日本是否参战尚不能确定的时候，如果把飞机坦克等等调往马来半岛，因而有损于奥金莱克的作战，那不是大蠢事吗？由于俄国的胜利和奥金莱克的成功，高加索地区的危险已经和缓下来，这才可能大量增援你们；而暂时牺牲中东（这点已经通知了你），何况马来亚现在已经成了战区，这也是妥当的……

我和柯廷先生继续交换意见。

澳大利亚总理致首相（1942年1月11日）

日本人竟能轻而易举地霸占除柔佛以外的马来亚全境，总司令认为即便现在要执行他保卫这有限地区的计划，还须遭受某些危险；听到这些消息，自然令人焦急不安。

据报告，第八澳大利亚师即将奉命进行决战。政府毫不怀疑这一师能保持皇家澳大利亚部队最优秀的传统，完成任务。不过，我恳请你按照我早先的建议和你自己的意图，千方百计增援马来亚，多多益善。我特别关切空军的力量；倘使重蹈希腊和克里特岛战役的覆辙，难免群情愤激。必须妥作安排，使无发生的可能。

你会注意到我们同意将第六、第七两澳大利亚师，连同军直属部队、给养和基地组织，从近东调到荷属东印度群岛。

我继续向澳大利亚政府提出保证，并且更详尽地解释了我们对于在东南亚战区统一指挥政策的动机。我在离开华盛顿的前夕，总结了我们的情况。

首相致澳大利亚总理（1942年1月14日）

1. 一旦日本获得制海权，而我们又须同德意两国作殊死战，我不知道谁还指望马来亚能够守得住。惟一紧要的地方是新加坡要塞及其重要的后方。我个人所忧虑的是，惟恐我们为争取时间而沿半岛打后卫战，反把长期保卫新加坡所必需的实力消耗殆尽。这方面可用的兵力原等于4个师，其中一个师已经丧失，另一个师受到损失，赢得了一个月或6个星期的时间。也许有人认为，当初调回得快些，损失得更少，那就好了。

2. 全力支持最高统帅的决定，显然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在辽远的岗位上无法判断到底是让丰盛港方面冒些险，在半岛西北边作战好呢，还是让全部军队现在就退守到岛上的要塞里。我个人认为韦维尔是对的，那种主张是受到三军参谋长支持的。我相信你对于这一主张的大部分是会同意的。

3. 我绝对相信你们的军队在即将来到的战斗中会以无上的气概来完成本身的任务，为了增援新加坡及其后方，正在采取各种措施。两支装载第四印度旅团及其运输工具的

护航队已经到达，一支运载英国第十八师主力旅的、关系重大的护航队定于13日来到。对于这4,500名士兵在一艘军舰上通过巽他海峡，我自然很担心。我还是希望他们及时到达，同他们的澳大利亚弟兄们共守岗位。把我们所掌握的、向这个重要战场移动的全部详情以及到达日期都告诉你。韦维尔希望2月后半月有一次反攻的可能，这是很有道理的。

4. 你一定已注意到我建议把两个澳大利亚师从巴勒斯坦抽调到同澳大利亚休戚相关的新战区去。限制他们移动的惟一因素是船舶问题。我们要尽力从本国调动力量来换防。

5. 任何关于克里特岛和希腊的责难，我概不接受。我们正在祖国竭尽全力，来应付当前的危机和进犯。我们消除了一切党派的分歧，不仅对男子，并且也对妇女实施了普遍的义务兵役。我们派去支援远东战争的最优良的军舰中有两艘已惨遭击沉。我们正在从被削弱了的力量中组织最大限度的进一步的海军援助。在利比亚战役中，据报道，大英帝国至1月7日为止，丧失了军官1,200名，士兵16,000名，用这样一支较小的兵力在沙漠地带是可以维持前卫阵地的。阿盖拉附近的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你们英勇地久守托卜鲁克的全部军队由我军换防而撤走之后，我们已经胜利地解了围。因此我希望你对关怀澳大利亚人的生命财产的人们作出判断时，能采取体谅的态度……

至少这些是好消息：

首相致柯廷先生（1942年1月14日）

关系重大的护航队，包括美国运输舰“芒特弗农”号在内，载有50架“旋风”式飞机。一个防坦克团，50门大炮；一个重高射炮团，50门大炮；一个轻高射炮团，50门大炮；还有英国步兵第五十四旅团，共约9,000人，已于昨天准时安抵新加坡。

弗雷泽先生也表示了他的忧虑，我复电如下：

首相致新西兰总理（1942年1月17日）

1. 一如既往，我欢迎你坦率地表示意见，以及你在向我提出意见时的公正的说理的态度。总的说来，我对于这些意见是十分同情的。

2. 新西兰政府和人民对这次战争一直采取了有益的、现实的态度；这次战争在欧洲有限的区域内开始，逐渐扩展到几乎整个世界，现在已经到了新西兰的大门前。

3. 你如果以为过去我们不曾关心你们的需要，虽然我们实际上从来不是如此，我能够向你保证，伦敦与惠灵顿之间尽管相隔极远，决不能使我们对你们漠不关心，或者让你们在危急的时刻得不到安慰。

4. 如果在我所能支配的时间内，我不能详细地研究你的每一个论点，我想你一定会原谅我。自从来电以后，你可从现在收到的复电中了解到我们和美国正在派去的陆军和空援情况。我希望新的澳新军团海军战区的成立，也能合你的心意。

而且，美国正计划早日调遣大批陆军和空军到远东地区去。

5. 但是，你不要盼望我作出给予支援的诺言，这是不能兑现的；也不要期待我答应早日挽救远东的局面，这种局面将来是会改善的，但是必需相当时间。

6. 我体会到，你〔责备我们〕过去在军事观点上表现得过分自满，没有顾及太平洋全区和新西兰局部可能发生的危险，而上了当。可是谁能预知美国海军舰队会在12月7日一开始就受到严重的打击，何况还有这次打击和随之而来的我们两艘优良军舰的丧失所